

她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,曾连续27年担任通师二附校长,为社会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材,其中包括她最得意的弟子李吉林等。她也是一位出色的母亲,用心哺育了范恒、范临、范曾3位优秀的儿子;她还是范扬等孙辈的书法启蒙老师——

# 缪镜心和她的子孙们

本报记者 宋捷



缪镜心



前排左起:范济、范子愚、范曾、缪镜心  
后排左起:范恒、范临、范临夫人镇以和、范泰



范曾笔下的父亲

“美丽、勤劳、智慧、坚韧,是我祖母一生的写照。”著名画家范扬用8个字概括了祖母缪镜心的基本特征。

提起缪镜心,当然得说到南通的范家。古邑静海崇川,寺街深处123号,是南通城里范氏诗文世家的老宅。院中的老井与不远处的光孝塔相映成趣,恰似一方砚台旁高耸一支如椽巨笔,映衬着这个绵延400多年家族的诗文底蕴。

从明代范应龙至今,范氏诗文书画已接续14代,留下8000余篇美妙诗文。名人相望,群峰叠峙,大师辈出,堪称中国家族和文学史上的奇观。明末清初,范凤翼、范国祿父子不仅引领范氏家族第一代诗坛高潮,其高士之风和凛然气节,令同时代的画坛泰斗董其昌、戏曲大家孔尚任等景仰,足可彪炳中国文化史册。范当世(1854—1905)是这个诗文世家的巅峰,因排行居一,世称范伯子。他是清末杰出的文学家,“同光体”诗代表人物,和大他一岁的张謇是挚友,也是南通近代教育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。1906年,张謇张警兄弟创办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时,范当世已离世,张謇聘请他夫人范姚蕴素为首任校长,同时兼任附属小学校长。

范姚蕴素原名姚倚云,是清代桐城派一代宗师姚鼐侄孙女,她做了15年南通女师校长,也在国内最早一批师范附小默默耕耘了9年。28年后,她的孙媳妇缪镜心成为通师二附的第5任校长。

和范姚蕴素一样,缪镜心也是名门闺秀,其父缪篆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儒,尤以研究老子出名,曾在厦门大学、中山大学等名校担任哲学教授。鲁迅先生在《两地书》中描写过一次厦门大学教授座谈会,细腻地描述到有人拍文科主任林语堂的屁股,说林是众教授的表率。席间有人拍案而起,拂袖而去。鲁迅笔下这位刚直耿介、一身傲骨的同事便是缪篆。缪镜心和南通最初的缘分,可追溯到她早年从泰州考取南通女师。1921年,19岁的缪镜心从女师毕业后到附小教书不久,就和范伯子的孙子范子愚成家。这段姻缘是他们的父亲缪篆、范罕缔结的,他们是一起留学日本的同窗挚友。范缪两家以诗为魂,带来血缘的交织和文化的浸润。

秀才慧中的缪镜心初嫁范家时,这个堂堂诗文书家渐趋式微,家中值钱的东西已变卖一空,剩下几间旧屋和几册书。说到范家的清贫,坊间当年流传张謇写给范子愚之父范罕一首诗的首联:九代诗人八代穷,郎君十代衍家风。

虽然生活清贫,但家庭气氛和谐,缪镜心和同样从教的丈夫范子愚琴瑟和谐,她无怨无悔地操持起范家的生活。他们共同孕育了10个儿女,存活下来5个。

缪镜心从1943年起就担任通师二附的校长,一直做到1970年,孜孜矻矻,兢兢业业,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。半个世纪的悠长岁月,多少围绕在她身边的懵懂孩子,在二附打下坚实的基础,一步步成长为共和国将军、院士、教授和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。李吉林生前曾写过《缪镜心:慈母般的爱》《明镜一般的心》等文章,深情回忆缪镜心精心培养她的事迹。李吉林是22门功课全部5分的优秀毕业生,18岁刚入职,缪镜心校长就让她当六年级优秀中队的班主任。工作两年后,缪校长就让她上公开课,并推荐到省里编写教育参考书。缪镜心的另外一位爱徒王秀芳深情回忆说,老校长关心学校的每一个孩子,她每天都要巡校,寻找安全隐患,看到地上有一块碎砖甚至一张废纸,都会弯腰捡起。她自己生活非常节俭,却经常慷慨解囊援助贫困学生和教职工。

对这样一位美丽、贤淑、质朴的女性,人们无比崇敬和爱戴。1972年1月,在“文革”中吃尽苦头的缪镜心猝然长辞,引起一座城的哀思。许多学生、同事和家满含热泪,默默向这位优秀的人民教育家做最后的告别。

作为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丈夫,在妻子走后的13年里,范子愚一直都郁郁寡欢。今年4月,央视《鲁健访谈》对话范曾时,屏幕上呈现一幅上世纪80年代初范曾的画作《老子看老子》。画中的范子愚一脸严肃地盯着墙上儿子画的自己。彼时,范子愚住在北京儿子家里。范曾说:“父亲对母亲之怀念未一日轻忘,每餐必先先将食品供奉于母亲像前,然后自食。”上海美专毕

8月7日,一个寻常的周末。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,这所具有116年历史的江东名校,不久前刚刚送走又一届学子。

当天虽立秋,暑气却未消。暑假中的校园显得宁静而空旷,珠璣园里,紫薇花艳,灿若云锦。通师二附校长朱丽正带领几位慕名而来的外地同行,在校园里参观。绿树环绕的镜心楼、镜亭、心石,仿佛在静静向客人叙说往日的故事。

这3处校园里的经典标识,围绕“镜”和“心”两个字展开,都是为了纪念同一个人——曾连续担任通师二附校长27年之久的著名教育家缪镜心先生。

镜心楼建于1985年。时任副校长范建至今还记得,那一年学校建了一栋4层的综合楼,迎接中国第一个教师节。命名时发动全校师生和部分校友讨论,最后大家高山仰止,形成共识:以德高望重的老校长缪镜心名字命名。镜心楼,取“心如明镜,观人照己”之意。

镜亭是新千年时老校长的幼子范曾捐资兴建的。而2020年秋天在校园里竖起的心石,则是缪镜心的第三个孙子范扬所捐赠。他还在这块苦心孤诣找来的太湖石上刻石题款:心向往之。

2022年是缪镜心诞辰120周年,也是她离开这个世界整整50周年。在这个特别的年份,让我们走近一个充满书卷气的诗文之家,观照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诗书画唐续、风雅颂连绵的传统文化世家的兴替。

子孙们幼承庭训,皆善辞章。无论是从事新闻、金融工作,还是醉心书画艺术,都成为行业翘楚。

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。400多年里,对南通范氏家族来说,文化传家,几乎成了一种无形而又严明的指令。范家的子孙们,不管从事什么职业,皆能书画传承,诗文赍续,不失为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。

在这个小巷深处绵延10多代的诗文之家中,出过许多忧国忧民、正气凛然的诗人,他们有执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爱国情怀,但直接披上戎装奔向沙场的还不多。范恒,就走了一条和先辈不同的道路。

他是范子愚缪镜心夫妇的长子。在他47年的短暂人生中,更为人们熟悉、被同行景仰的名字叫王子昌。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做党的地下工作时,入党介绍人曹从坡为他取的名字,后来一直沿用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范恒出生于1925年3月。他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,儿时就跟着上海美专毕业的父亲摇头晃脑地读古诗,拿着粉笔在地上画画,积淀了深厚的诗文和美术功底。在兄妹5人中,他受在厦门大学教书的外公缪篆影响最大。孩提时代,母亲缪镜心带他在鼓浪屿度过3年美好光阴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外公几乎每天都会抽出时间,牵着范恒的手在岛上散步,给他讲国学和科学知识,教导他要发奋求知,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。

易名王子昌,是在风雨如晦的1946年春天。彼时,南通刚发生震惊中外的“三一八惨案”,和他亲如兄弟的8名仁人志士被抛尸长江,范恒领命赴沪继续开展革命工作。有一天,缪镜心从报上看到被害志士中有范恒的名字,哭得死去活来。范子愚计算时间,发现儿子撤离的时间和报纸刊载的时间对不上号,便以此宽慰妻子。直到有一天,范恒托人从徐家汇给家里捎来一双布鞋,缪镜心看到布鞋,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
1948年,更名为王子昌的范恒开始从事党的新闻工作。1954年,他出任《南通日报》编委、副总编辑,主持报社编务工作。

饱读诗书的王子昌是一位学者型总编,他信念如磐,勤奋好学,笔走龙蛇,为党的新闻事业呕心沥血。长子范建说,父亲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很感兴趣,《资本论》被他翻得卷起了边角。老报人张才夫1957年曾和王子昌同时被错划右派,彼此交往较多。在今年92岁的张老记忆里,王子昌能文善画,行文如流,一气呵成一篇言论;他轻言淡语,片刻之间画好一张插图。为美化版面,他时常临时作画,并随大样送印刷厂制版。因被错划为右派,开除党籍时范恒不服,在会上高呼“20年后又是一个共产党员”,声震屋宇,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果然,“文革”结束不久,他的冤案就得以平反,恢复党籍,只是他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范子愚缪镜心的次子范临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他出生在1927年,比范恒小两岁,又大范曾11岁。范临和他的两个兄弟一样,皆早慧能诗。当年,尽管家境贫寒,常常吃腌咸菜和豆瓣酱,但这并不影响范家父子纵情吟咏“斗酒十千恣欢谑”的豪情。常常在晚饭后,范子愚用一根点燃的香来计时,让他们比赛诗钟。范恒佳句迭出,但比较沉稳,清俊的范临时常先声夺人夺得头标,而幼小的范曾在旁作天真怪异语,常令父兄们大笑不止。那是一段非常值得怀念的岁月,85岁的范曾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温馨如昨。

1945年,范临读完高中后,为减轻家庭负担,投奔在香港金融界工作的舅舅,在香港中南银行谋得一份工作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他在后并入香港中银的国华商业银行担任高级职员,是香港知名爱国民主人士。

“洋装虽然穿在身,我心依旧是中国心。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,烙上中国印。”范扬说,没有什么

比张明敏这首《我的中国心》更能代表父亲范临的心境。从他记事起,父亲就给他和姐姐范襄、妹妹范蕾灌输爱国主义思想。正因为思想进步工作出色,1965年,范临收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笔签名的邀请函,代表香港中资机构到北京出席当年的国庆观礼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生活在一个诗文世家,范家的两位女儿范泰、范济自幼接受古典诗文的熏陶,范泰后来虽然在京从事科技工作,也一直喜欢文艺。1941年出生的范济是范家最小的孩子,在她曲折坎坷的一生中,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。

对范家来说,1972年1月是“黑色一月”。前后相差仅10天,“文革”中受到严重迫害的缪镜心和范恒母子相继含冤离世。此前一年仲春时节,积劳成疾的范临也英年早逝。被晚期直肠癌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范恒,在病榻上留下“吾病断肠庆未死,焉知哭汝向南州”的诗句悼念亡弟。兄弟俩的生命年轮分别停留在47岁和44岁。

在中国美术的浩瀚星空,升起两个耀眼的星座,他们是缪镜心的第三个儿子和第三个孙子。

7月5日,北京,中央电视台。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南通范家来说,这一天是个特别的日子。中央电视台的两个摄制组,分别聚焦范家第13世孙范曾和第14世孙范扬。

在范子愚缪镜心的5个子女中,范曾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位。7月5日是范曾85岁生日。那天,中央电视台一个摄制组专门赶到北京东郊碧水庄园,跟拍范曾的日常起居,独生女范晓惠在旁看得不亦乐乎。晓惠1997年毕业于中戏,如今是国家京剧院知名服装设计师。当晚,央视一套在隆重推出的系列纪录片《美术里的星空》里播出范曾特辑《老子出关》。在这部历时1个月精心摄制的纪录片中,范曾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范曾不只创造了艺术,同时创造了范曾这个人。

同一天,范扬也应央视之邀来到演播室,接受央视记者4个多小时的访谈。据了解,央视一套正在为一批当红艺术家策划一档每集40分钟的专题节目。范扬和著名女指挥家郑小瑛等是第一批受邀嘉宾。

叔侄俩虽然没有对过表,但他们在回忆自己艺术人生的“底色”时,都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共同的祖先和故园,那里有他们童年的仙境、少年的梦想、青春的乐章。他们牵挂寺街的悠悠长巷,念叨光孝塔的清幽风铃,怀想珠璣园的满园春色,惦记通中红楼前老槐树的花开花落,关注沈寿艺术馆的百年传承……

虽然相差17岁,范扬和叔叔范曾读的是同一所小学和中学:小学是缪镜心担任校长的通师二附,中学则是范子愚任教30余年的江苏省南通中学。范子愚教过语文、历史、美术、外文,由于他熟读文史典籍,讲课别具风格,引人入胜。有趣的是,长孙范建在通中和二附当了30多年老师,传承祖父母的教育梦想。2013年,范建从通中退休后,曾孤身一人骑着一辆山地车去了西藏,践行范家先贤倡导的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

多年没有回故园,但寺街老宅的青石台阶和屋顶上青青蒙蒙的瓦楞草,还常常出现在范曾的梦中,已远行半个世纪的母亲更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。“母亲的一生像无数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一样,是勤俭谦逊的一生。她兢兢业业地从事为世俗所轻视的小学教育工作,前后凡50年。她总是微笑着去迎接困顿的生活带给她的重负。生活困苦和地位卑微,养成了她的善良、谦逊和胆怯,一个铜子也舍不得自己享受,但是她会慷慨解囊去援助那些更寒微的人。母亲一辈子

范扬给母校通师二附捐赠的“心石”